

勃列日涅夫抵法同德斯坦会谈

法新社说大部分会谈将讨论缓和、裁军及防止核扩散问题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日电】勃列日涅夫二十日近午到达巴黎，进行为期三天的正式访问和一系列会晤。大部分会晤将用来讨论缓和、裁军和不搞核扩散问题。

勃列日涅夫这次来法国是第四次，随同他访问的有十多人，其中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

法国元首将在朗布依埃别墅会见他的贵宾。三千名警察和宪兵负责治安工作。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日电】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德斯坦之间的第一次会谈，于二十日十七点十五分在朗布依埃堡举行。

法国授权人士说，在举行第一次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和德斯坦一致同意签署一个关于缓和的特别宣言。

【法新社巴黎六月二十日电】题：勃列日涅夫说：为了加强缓和，新的倡议是必要的。苏联元首勃列日涅夫在他与德斯坦的第一次会谈中说，为了加强缓和的进程，该是“提

出新的倡议和采取新的措施”的时候了，他说，今天缓和碰到了“某些困难”。

勃列日涅夫明确指出，“这些倡议”应当特别适用于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

在朗布依埃堡举行的将近三小时的第一次会谈之后，苏联发言人扎米亚京在法国发言人莱卡一起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提供了上述情况。

发言人说，法一苏会谈最后将要签署和发表两个特别宣言：

一、关于缓和的宣言；二、关于不扩散核武器的宣言。

莱卡说，“这些宣言的大纲今天已经确定。除了这两个文件，还将就国际上的大问题、双边关系签署一个总宣言以及签署一些经济方面的文件。”

勃列日涅夫在这次三小时的第一次会谈中，独自谈了两小时十五分，他主要是就缓和和裁军发挥了论点。扎米亚京在援引勃列日涅夫的话时说，“我们苏联愿意看到法

国在裁军问题上更加积极。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削弱法国。”

这位苏联领导人在指出苏联关心裁军和不扩散核武器之后，驳斥了对他的国家进行的攻击。

勃列日涅夫在指出他重视缓和之后又说：“为了在这个核时代内

避免冲突，它是唯一实际的途径。”

苏联头号人物也指出苏联在缓和中的重要作用。

他说，“我们苏联是唯一的一个在自己的宪法草案中写下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十个原则作为我们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的国家。”

合众社评勃列日涅夫访法

说双方的讲话显示出对世界问题的态度有差异

【合众国际社巴黎六月二十日电】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今天到达法国，进行他自从一周前担任主席以来的第一次出访。

他到达时受到了异常热烈的欢迎，但也空前地发生了一些反苏事件。

勃列日涅夫到达奥利机场时，这位苏联领导人和他的东道主德斯坦总统都保证要竭尽所能对缓和作出贡献。

勃列日涅夫显得很累。他的面孔虚胖，步履蹒跚。

两位领导人的讲话显示出对世界问题的态度的差异。法国总统强

调，“我们各国仍然对自己的安全负责。”这句话显然是指法国继续拒绝参加国际裁军会谈。

苏联主席明确地回答说，“裁军对苏联和法国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德斯坦说，“我们认识到，我们对缓和的看法有差异……但是我们知道，不搞缓和就会有对抗、我们各国人民就会毁灭。”

几小时前，法国警察处于“最大程度的戒备状态”，因为有匿名者打电话扬言要在勃列日涅夫将要到达的机场爆炸一枚炸弹。

【美联社东京六月二十日电】北京的一则广播说，中国副总理李先念星期一指责罗得西亚对莫桑比克的“大规模军事侵略”。

李先念在欢迎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的宴会上讲话，他说，“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完全同情莫桑比克人民和南部非洲人民，坚决声援和支持他们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正义斗争。”

【安莎社北京六月二十日电】苏联、古巴、蒙古和五个东欧国家的外交使节出席了为索马里副总统举行的宴会，然后对中国副总理李先念的讲话表示抗议而退席。

在宴会上，当李先念副总理影射苏联并且说这个国家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时，八个国家的代表退席了。

索马里副总统在讲话中一再提到索马里同埃塞俄比亚的领土争端时，埃塞俄比亚大使比夫图也退席以示抗议。

【法新社北京六月二十日电】苏联今天对来北京进行正式访问的索马里副总统伊斯梅尔的到达进行抵制，这清楚说明索马里同苏联的关系冷淡。

古巴向苏联看齐，也没有派代表到机场去。对苏联向其传统对手埃塞俄比亚提供军援感到恼火的索马里，似乎已决定通过这次访问来重新调整它同北京和莫斯科的关系。

不管索马里对苏联的感觉如何，看来中国已决定把这次访问置于反苏旗帜之下，就象对最近两个其他非洲领导人苏丹总统尼迈里和刚果总理戈马的访问所作的那样。

【路透社北京六月二十日电】苏联集团国家今晚在这里举行的一次国宴上，在面临中国领导人克里姆林宫进行持续抨击时，表示了抗议。

据这里的分析家们说，这里现在进行的反莫斯科宣传已达到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以来的最高点。这个月来，天天都在抨击，特别是对克里姆林宫在非洲的作用。

外电评述

李先念副总理二十日讲话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十三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对波德戈尔内为什么被撵下台的一种看法》，摘要如下：

波德戈尔内被逐出政治局一事既是表明苏联国内政治气氛的一个重大迹象，又是最近苏美两国关系曲折进程中迈出的又一个微妙步伐。

波德戈尔内同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关系可以追溯到四十年代他们一起在乌克兰担任党的高级职务的时期，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六十年代他们一起策划推翻赫鲁晓夫的时候。那时波德戈尔内个人仍然强有力地支持勃列日涅夫。他们共同夺取了权力，而且也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够对付其他政治上的联合力量而保持对政权的控制。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末，由于勃列日涅夫开始越来越大权独揽，同时他们两人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开始发生根本性分歧。按照苏联的说法，波德戈尔内变得越来越保守了，而勃列日涅夫则越来越开明了。到了一九七二年，波德戈尔内对勃列日涅夫个人的批评、尤其是对他奉行的同美国和西

美报文章

《对波德戈尔内被撵下台的一种看法》

认为勃列日涅夫把波德戈尔内撵下台，既是搞掉他个人的一个敌手，也是间接地对美苏关系作出的一种让步

欧搞缓和的政策所提出的批评，变得十分严厉了。

影响缓和的问题的产生，与苏联安排古巴干预安哥拉局势有关。在这个问题上，波德戈尔内扮演了主要角色。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分工掌管对世界某一部分的政策和关系，波德戈尔内分工的范围是非洲。一九七五年就安哥拉问题同古巴进行谈判是由波德戈尔内直接负责的。当时勃列日涅夫宁愿派遣古巴人而不是苏联人去安哥拉为他从事肮脏的勾当，因为他完全了解如果苏联军队直接在非洲参战，会对缓和带来什么后果。

今年四月间发生的大概还是苏联在非洲干涉第三世界的事务这个问题，最终导致了波德戈尔内的下台。他今年三月的非洲之行，就是

为苏联插手这场斗争，帮助罗得西亚和南非这样的国家里的黑人人民运动从白人政府手中接管政权奠定新的基础的。但是试图派古巴人达到这一目的，已是不再可能了。一方面是卡特总统一直在积极改善美国同古巴的关系，取消旅行限制，派遣代表团等等。对卡斯特罗来说，派古巴军队到非洲去帮助俄国人，就会给正在迅速改善的古美关系造成太大的损失。因此，波德戈尔内打算派遣苏联军事专家到非洲去，而这是勃列日涅夫不断反对的作法。

虽然莫斯科想要帮助非洲黑人争取独立的斗争，但是如果派遣苏联志愿军，那么勃列日涅夫在苏美关系方面要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

观察了近几个月来的局势发展

之后，我们认为，勃列日涅夫把波德戈尔内撵下台，既是搞掉了他个人的一个敌手，一个缓和的敌人，而且也是间接地对美苏关系作出的一种让步。美苏两国在一月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相互指责之后，最近几个月中已走上了一条不易捉摸的，但是持续不断的相互妥协的道路。

卡特政府对于波德戈尔内的非洲之行以及他在非洲的使命是清楚的。把波德戈尔内撵下台是勃列日涅夫表示认真对待缓和的又一个行动，这个表示是通过苏联拒绝在非洲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作出的，从而为在非洲举行和平谈判开辟了道路。

波德戈尔内的下台使人有根据得出如下结论，即：勃列日涅夫的个人地位正在变得更为牢固，他的缓和政策占着支配地位，尽管存在着反对这种政策的压力，同时苏联虽然可能派遣军事顾问帮助非洲的人民运动，但是苏联总的来说减少在非洲的活动这一点是相当可能的，至少在直到今年十月间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会谈之前的这段时间里会是这样。

美报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涉足美欧关系》访问 法 国

法报报道《苏联：在法国舆论中形象不好》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六月二十日刊登该报记者戴维·威利斯发自莫斯科的一篇文章，题为《首先是法国之行：勃列日涅夫涉足美欧关系》，全文如下：

勃列日涅夫在既当共产党首脑又接过苏联国家元首头衔以后，即将第一次出国访问，其基本目的看来是企图削弱美国和西欧之间的联系。勃列日涅夫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据认为是企图通过以下四个主要方面达到这一目的。

——勃列日涅夫将利用巴黎作为给西欧其余各国的一个榜样，强调同莫斯科扩大外交、贸易和文化联系的价值。莫斯科已经在向欧洲人提供天然气和石油，协助发射空间卫星——法国和苏联刚刚进行了一次联合发射——还提供各种机床。

——勃列日涅夫将用一只眼牢牢盯住西德，因为他盼望已久的访问波恩之行现在看来已定在今年晚些时候。

勃列日涅夫大概将督促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防与北约组织军事结构更密切合作

的任何做法（法国仍然是这一军事结构的一个消极成员。）

在法国本国，勃列日涅夫将试图修饰苏联在法国右翼和左翼力量眼中的形象。法国共产党曾批评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理。它去年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也使莫斯科恼火。

勾画和平形象 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将希望打出这样一种形象，即他领导的国家根本不足以构成一种威胁而促使北约组织象卡特总统所要求的那样扩大军备开支。

他还将进行游说，争取法国帮忙在回顾赫

尔辛基协议执行情况的贝尔格莱德三十五国会议上避免一场人权大混战。勃列日涅夫将强调苏法两国去年签订的防止偶然使用核武器条约的用处，从而向卡特总统发出一个信息，因为苏美两国的武器会谈进行得并不很顺利。

勃列日涅夫将强调扩大贸易的必要性（正象他六月十五日对《世界报》记者谈话时所做的那样），从而争取进一步打开大门，使苏联发展缓慢的经济在美国市场仍然受到美国国会限制的情况下得到更多的急需的西方技术。

【本刊讯】法

路透社自莫斯科报道

苏联一面赞扬法国一面抨击美国

【路透社莫斯科六月十九日电】苏联今天一面赞扬法国奉行缓和，一面重新抨击美国关于东西方关系的政策。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是此地官方报刊在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对法国进行三天正式访问的前夕所作的评论的主要特色。

西方观察家预料，勃列日涅夫此行的基本

目的之一是重申莫斯科所认为的它同巴黎的特殊关系，同时也是为了设法使法国逐渐返入西方联盟的主流这一趋势缓慢下来。

这位新当选的苏联主席在最近对法国新闻机构的讲话中，强烈地抨击了美国和北约组织的军备政策，共产党日报《真理报》今天也进行了抨击。

《真理报》指责美

《十字架报》六月二十一日刊登一篇题为《苏联：在法国舆论中形象不好》的报道说：

苏联在法国舆论中的形象不好，这种形象一年比一年坏。这是从法国经济社会调查所在勃列日涅夫访法前夕为一些省报进行的民意测验中所得出的结论。

这次测验主要表明，有百分之三十四的法国人不相信苏联真诚地致力于和平共处（持反对意见的人是百分之二十八），百分之五十三的人认为，苏联不尊重人民民主国家的独立（持反对意见的人所占百分比是十五）。

而且，这种愈来愈坏的形象特别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百分之六十一的法国人认为，苏联在自由方面的经验倒不如说是个失败。

★ ★

国打算凭借新的武器，包括中子弹头和新的B-1战略轰炸机来加快军备竞赛，还抱怨说，卡特政府在处理对外政策时缺乏现实主义。

《真理报》在同一版的另一篇评论说，法国和苏联一贯支持缓和和东西方合作。

另一家共产党报纸《农村生活报》把法国政策和美国政策之间的对比大加渲染，该报暗示，巴黎和莫斯科能够联合起来捍卫缓和，抵御美国的缓和反对派。

【法新社贝尔格莱德六月二十日电】三十五国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预备会议今天在这里复会，讨论苏联和西方为确定议程提出的互相对立的建议。

来自不结盟的中立国和社会党执政国家的约十五位代表，今天在会上发了言，他们谈的主要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应该象苏联人所主张的那样严格地遵循赫尔辛基会议最后文件呢，还是应该象西方的建议所主张的那样把这项最后文件作为提出进一步的倡议的基础。

九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美国主张今年秋季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一次持续十二个星期的马拉松会议，以便在两年前举行了赫尔辛基会议以后，估价东西方缓和的进展情况并研讨出促进欧洲安全和合作的新办法。苏联则强调自赫尔辛基会议以来所取得的进展，还强调有必要提出新的建议来加强东西方缓和，以此来反对对过去取得的进展作详尽的检查。

据说，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在目前的会议上倾向于西方的看法。罗马尼亚代表今天在发言时大胆地反对苏联的建议，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不是“教条”，苏联的建议并没有发扬赫尔辛基会议的创造精神。

据支持西方的建议的人士说，这两项建议很相似，但西方的建议同另一项建议比起来“结构更严密，更有效，更明确，更切实可行”。

【合众国际社贝尔格莱德六月二十日电】来自三十三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和加拿大的代表们，今天对苏联和西方就今年秋天回顾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协议提出的针锋相对的建议争论不休。美国代表团团员格林沃尔德说：“有可能达成任何妥协的大概是分号、逗号和破折号的问题，但是那可能需要花费一周时间。”

苏联代表沃隆佐夫建议，这次筹备会议干脆采用一九七五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措词作为议程。如果采取这个建议，那议程将包括对每个国家执行赫尔辛基协议的情况和今后增进欧洲安全的措施这两方面“彻底地交换意见”。

欧安会续会预备会二十日复会 苏联与西方就确定续会议程提出相对立的建议

【本刊讯】在西德出版的流亡者杂志《播种》（俄文）一九七七年第四期刊登勃列尔科夫写的一篇题为《千百万的黑钱》的文章，摘要如下：

此文是有根据的，可惜没有统计数字为凭，因为世界上谁都不知道苏联秘密百万富翁“地下”工业的真相，谁也算不清楚，对这些非法的、“私营的”，同时又有官方招牌的企业到底投资了多少百万。

我偶然凑巧接触到领导这一工作的具体人物，甚至亲自参加了某些工作，因此能够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一九七〇年我见到我学生时代的一个朋友，他已成为苏联部长会议财政部门的一位十分重要人物。他向我讲了一件使不晓得内情的人感到稀奇古怪的事：银行稽核机关证明，从苏联现金流通中漏走了大约二百八十亿卢布。（一九七六年漏走了约近四百亿——原编者注）这些钱不知何人所积，并处于“地下”。如果考虑到地下百万富翁很大一部分钱仍在手头周转，并在购买宝石和黄金，那么就清楚，苏联“黑钱”积累数额之庞大。此事因何造成，又是怎样造成的呢？

首先要提到的是，苏联轻工业根本不生产一系列日用消费品，即便生产，也是数量少，质量差，如：刮脸刀、眼镜框、胶布、皮鞋带、女便鞋、游泳衣、奶嘴、头巾、钥匙链、童装等等，不胜枚举。这些物品是人们所需的，而且需求量很大。

因此便有一些善于钻营的人组织制造这些所需的物品。但是，私有制在俄国已被禁止，开办

西德《播种》杂志载文谈苏联私人企业主活动情况

《千 百 万 的 黑 钱》

工厂，即使小作坊来生产这类物品也不行，因为法律禁止。

但是，国家本身无力组织这种“小”工业，因为它忙于照管为自己、为自己的卫星国和全世界恐怖分子制造武器的重工业。国家晓得自己无力组织小消费品的生产，于是便稍加放松：允许成立所谓“合作”工业和劳动组合。所有这一切都由国家财政机关和侦查机关监护和控制，不过有权“公私兼顾”，因为有了国家合法地位就能表现个人的某些主动性。

有一个时期，大约从一九六〇年开始，还允许集体农庄组织自己的“工业辅助车间”。当局允许这样做并非因为生活好。集体农庄一片饥荒，必须做点什么来维持集体农庄制度。

善于钻营的人们一下子便看出了这种“集体农庄车间”中埋藏着的大好机会：没有应有的核算，能够在庄员大会上（而实际上是在集体农庄主席办公室内）决定工资水平。所有这一切为个人发财致富开辟了锦绣前程。

这种车间有着双重地位：挂着劳动组合或合作社的招牌（国营合法招牌），并有一个领导人，即“主人”，他用自己的钱投资“事业”，也是双重性的“黑”金库的出纳主任，已经无须向国家报账，这种车间究竟怎样进行工作呢？

最好，通过具体事例来观察。请看第一个事例。

一九五二年我到列宁格勒办事，同一家大纺织联合工厂的经理交涉业务。在这次出差期间，我偶然见到一个老熟人O·C，他过去是我们部的一位著名工程师。O·C在知道我会见了纺织联合工厂经理和这位经理在业务问题上有求于我之后，对我说：

“请在那里顺便见机行事为我拨两吨丝绸织物下脚料。”

我惊奇地问：“你要这做什么？”

O·C回答我说，他现在担任残废者合作社的一个车间主任，这个合作社生产消费品：内衣、皮鞋带等等。

我瞧着O·C，惊讶地说：军械工程师也搞……妇女紧身裤！O·C有待我帮忙，就向我解释说，事情是这样：他在我部领取工程师的正常工资（一百五十一—一百六十卢布），一家勉强过活，而当车间主任，他得到月薪九十卢布和“额外的”几乎是无限的钱：为了弄到这个工作，他得到自己亲友（已在这种合作社工作）的“借款”二十万卢布，以便对事业“投资”，否则合作社主席（主管十个车间）就不同意接收他，即便有亲友的担保和托情。

现在，工作一年后，他“对事业投资”近四十万卢布，并且使车间不断发展：产量和品种不断增加。他现在想安排生产苏联奇缺的妇女用的围巾和三角头巾。为此他需要针织联合工厂丝绸织物的下脚料。

我问，“但是我不明白，你要是全都公事公办，你怎样能搞到‘外块’？”

（一）

以色列组成以贝京为总理的新政府

北京呼吁侯赛因、萨达特、阿萨德同他会晤讨论和平问题，说对同苏关系正常化感兴趣，还说将于七月下半月访美

【美联社耶路撒冷六月二十日电】贝京总理今天在他的新内阁中获得信任票，并宣誓就职为以色列第六任总理。

在贝京宣誓以前，议会进行了八小时的辩论。

贝京说，他将断然拒绝美国的建议，即以以色列撤到一九六七年战争以前的边界，边界作一些“小调整”。

贝京在议会辩论结束时的讲话中说：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昨天重申的这个建议将“损害以色列每一个男女及儿童的性命”。

【路透社耶路撒冷六月二十日电】以色列当选的总理贝京今天说，制止战争将是他的新政府的主要目标，他呼吁阿拉伯领导人亲自同他会晤，进行和平谈判。

贝京对议会说：“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在中东制止一场新的战争。”

贝京说：“我呼吁（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埃及的）萨达特

总统和（叙利亚的）阿萨德总统同我会晤，或者在我们各自的首都，或者在中立的国家，或者是公开的，或者是秘密的，以便讨论他们的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建立真正的和平的问题。”

“在这个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流了很多，血流得太多了。让我们来结束我们所厌恶的流血，真诚严肃地在谈判桌边坐下来。”

但是他紧接着又说：“如果这一请求遭到拒绝，我们将把阿拉伯的不妥协立场记下来。还是依然如故。”

这位右翼领导人在其讲话中没有表明在未来的谈判中以以色列的立场怎么样。

他数次感情激动地提到“以色列的土地”，但避而不谈这个地区在地理上的任何明确界限。他的利库德集团认为这个地区包括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昨天一致同意的新政府的施政方针也没有再重复利库德集团既定的说法：以色列的土地从地中海延

伸到约旦河。

贝京要求在“家园”建立一些新的犹太居民点，他对“家园”也未下任何确切的定义。

贝京认为，如果同阿拉伯国家的谈判告吹，以色列可能吞并被占领的地区。他说，议会“可以把以色列的法律推行到以色列土地的各部分”。但是只要谈判在举行，或即将举行，就不会这样做。

他说，以色列打算参加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二百四十二号和三

以色列新内阁主要成员

【法新社耶路撒冷六月二十日电】贝京的联合政府将在一百二十席的议会中拥有六十三席。

新内阁有十三个部长。政府的组成情况如下：

总理：梅纳赫姆·贝京（利库德集团的自由运动党人）。现年六十四岁，生于波兰，一九四二年抵达巴勒斯坦。自一九四八年以来一直是右派反对党的领

袖。三十八号决议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并且将仍然遵守停火和其他安排，直到“真正的和根据条约达成的和平促成这个地区的生活正常化为止”。

贝京说，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友谊将是他的政府政策的坚实基础。他说，以色列对于使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感兴趣，但是莫斯科应为恢复被苏联政府于一九六七年断绝了的外交关系采取主动。

【合众国际社特拉维夫六月二十日电】贝京今天说，他将在七月份的下半个月飞往华盛顿，同包括卡特总统在内的美国领导人们举行会晤。

袖。

外交部长：摩西·达扬（无党派人士，前劳工党人）。现年六十二岁，生于巴勒斯坦。前陆军参谋长。一九六七年一一一九七四年任国防部长。

国防部长：埃泽尔·魏茨曼（利库德集团的自由运动党人）。现年五十二岁，生于巴勒斯坦。是空军将领，前作战部长。（下略）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六月二十日电】星期一（六月二十日），乌干达频繁调动部队和机械化装甲部队。在这之前，上周末在恩德培发生了枪击，有消息说，在发生新的暗杀企图后阿明已经失踪。

首都坎帕拉周围和附近的恩德培（这个国家的国际机场所在地）都设立了路障。

据报道，乌干达一肯尼亚边界的警戒也加强了，有重兵巡逻。

但是，关于上周末发生的神秘的事件的其他方面的消息则全部是混乱的。一位外交官强调说，枪击没有涉及到阿明乘坐的汽车。他说，坎帕拉“非常非常平静”。但是，其他消息暗示，军队内部发生叛乱，阿明甚至可能被一个叛乱派别逮捕了。

【合众国际社内罗毕六月二十一日电】在恩德培发生情况不明的交火之后已经四天，乌干达总统阿明的去向今天仍是个谜。

客观的观察家们证实六月十八日恩德培发生过射击。但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此事发生后四天尚未见官方发布有关阿明个人的新消息。老资格的研究乌干达问题的人说，看来阿明已经躲过了某种谋杀企图，暂时正在少出头露面。他们不大相信阿明已在一次袭击中被杀死的消息。

观察家们说，要推翻阿明的任何新企图很可能发生在军队本身。

安哥拉宣布捕获未遂政变领导人万杜内姆

【路透社里斯本六月十八日电】路透社在这里收到安哥拉通讯社的一则电讯说，安哥拉国防部今晚宣布逮捕了上月反对内图总统的未遂政变的两名所谓领导人。

据称，他们是前武装部队政委若泽·万杜内姆和他的妻子西塔·维尔斯。

这项国防部声明说，在他们受到当地人民谴责之后，人们在车库里发现了他。

色列落后两级，而不是二十级。

后来，第一个“和解”公报发表了。这项公报说，两个超级大国保证作出一切可能的努力争取中东的和平解决，两国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单独谋取任何会损害对方的利益，两国将竭尽全力制止局势升级，以免国际紧张局势加剧和形成两国对峙。

这项“和解”公报说：两国支持安理会第二四二号决议。

这项公报中没有什么新东西，而我首先关心的是从莫斯科得到我们已经达成协议的一切。

通常，我最先得到的是有关苏联船只从黑海起碇前往亚历山大的通知、情报或消息，以便我们作好准备，夜间在亚历山大港迎接这些船只，免得弹药堆积在码头上。这就是我所期望的。直到那一天，我还一片好心地相信他们将行动起来，因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这一点在我和他们进行的所有会谈中都是清楚的。

整个五月过去了。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消逝了。我对苏联大使维诺格拉多夫说：你曾同我一起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保证的东西在哪儿？

他说：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保证。

我说：立即和莫斯科联系。

在苏联驻开罗大使馆里，有一条直通莫斯科的专线，大使可以拿起听筒直接和勃列日涅夫讲话，把我对他说的一切转告他。我说的也不过是提醒他们注意他们的诺言，时间对我们不利，到十一月七日美国新的大选还有几个月，足够运送我们已达成协议的东西。虽然我认为时间很紧，局势愈来愈困难。在埃及，人们对苏联人的态度已经不耐烦了，我个人也更烦恼了。热血开始在我的血管里沸腾。这不是一种隐喻的说法，而是非常接近实际的，尽管我很想显得若无其事。

（三十六）

埃及《十月》周刊发表的萨达特回忆录

《莫斯科同开罗之间的坚冰正在消融》

我看着胡斯尼·穆巴拉克。当时他是空军司令。我对他说：胡斯尼，我已决定向格列奇科、库塔霍夫和所有苏联军官颁发勋章，你和总司令联系一下，将此决定通知他！

在这一切后面，我的目的是为苏联人在美国人面前逞强作出贡献。这是我所关心的，因为他们已经答应落实七项要求，勃列日涅夫是在互相谅解和完全一致的气氛中向我允诺和肯定这件事的。

当用俄语、阿拉伯语和其它欧洲语言广播这项声明时，格列奇科和他的同志们更惊讶了。

为了历史，我要说：在这项声明中说，苏联已向埃及提供超音速的远程轰炸机。

在格列奇科访问后，我突然收到阿萨德总统一封信，他对我说：苏联声明中提到的这些轰炸机在哪儿？

我对阿萨德总统的回答是：没有轰炸机，没有任何东西，这是尼克松总统访问前的宣传花招！

阿萨德总统回了一信，他在信中对我说：我们这儿的军官们问：我们为什么不去得到象埃及已经得到的这些飞机？因此我希望你在宣传上不要再这样随声附和！

我再次回答阿萨德总统说：我在这场宣传运动中作了贡献，因为他们需要这场宣传运动，而我们需要他们，再说，他们是朋友。

格列奇科和陪同他的军事代表团走了。莫斯科开始准备接待尼克松总统，以便让全世界都来欣赏一次盛大表演，其名曰：两个超级大国的和解！

（十二）

本章提要：尼克松访苏结束，发表了第一个

报合众道社
乌干达局势不稳
阿明总统去向不明

美报通讯 《在卡斯特罗的古巴相互矛盾的目标》

文章说，卡斯特罗意识到他的国家的可怕经济困境，因此转向北方，从新朋友那里要点援助；而莫斯科担心象几年前在埃及一样被从这里赶走

外交官说：“卡斯特罗想当制定第三世界政治的伟大设计师。这种性格是根深蒂固的，尽管它常常同古巴本国的利益发生冲突。”

因此，卡斯特罗今年春天周游了非洲，谴责美“帝国主义者”，随后留下古巴军事顾问和其他顾问。

古巴的艰难困苦说古巴实际上经不起这种艰难困苦，看来是不恰当的。普通的古巴人要看病常常必须排两天的队，然而，去年该国六百名医科学校的毕业生中有一百名被派出国。哈瓦那的公共汽车服务业由于许多司机在安哥拉而愈来愈糟。据信，数以百计的古巴青年被打死在那里。

当地居民说，古巴公众对此与其说热心，不如说顺从。然而对卡斯特罗来说，这是一次大的圣战。他吹嘘说，古巴“非常关心对非洲的声援，使帝国主义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党员总是鼓掌，但是是否出于内心呢？

如果卡斯特罗真的想同美国美国的财富

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精明的作法似乎要求卡斯特罗暂时冷静下来。但是，这样的妥协行动，即使是暂时的，也似乎超出这位古巴总理的愿望或能力。

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岛的內政。许多长期观察卡斯特罗的人认为，根据东欧严格的理性和官僚的标准，他仍然是一个半心半意的共产党人。不久前，他暗示，他与其说是个共产党人，不如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的党的干部不是如此，他们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受莫斯科路线的训育。专家们认为，这些年青一些的干部更接近苏联的模式——在思想上呆板、保守，对新的主张和政策怀疑。据认为，他们对向华盛顿开放是疑心重重的。

他们控制不了卡斯特罗——他的话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留意到他们的心愿。苏联的顾问们已建立了一个俄国式的党和政府结构，来限制卡斯特罗的随心

所欲的作风，而这个影响在增长。此间的一个论调是，卡斯特罗最近的非洲之行是设法向古巴党的理论家表明，他对华盛顿所作的姿态不意味着他在出卖事业。

同时，很明显，卡斯特罗完全意识到他的国家的可怕经济困境。糖价下跌。由于干旱、管理不善和缺乏基金，生产停滞。工业担负不起所需的原料和零件。更重要的是，莫斯科显然拒绝提供新的大规模援助。这位总理一定知道，在古巴各地的广告牌和墙上贴着现在为光辉灿烂的明天作出牺牲的革命口号，是对今天严酷的现实的一种嘲弄。

因此，他转向北方，从新朋友那里要点援助。至少，古巴可以从美国购买比别处便宜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净省下的钱将是大笔的。如果能得到信贷，那么古巴可能部分恢复它摇摇欲坠的经济。

但是，卡斯特罗在解决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的冲突时可能有困难，看来政治因素肯

定会延缓向华盛顿的开放，一旦恢复关系，也不时会使关系紧张。

俄国的作用是可能使美古关系复杂的另一个因素。

驻这里的苏联大使声称，他完全赞成古巴对美国的新态度，但是，他的观点必定是矛盾的。经过十八年的反美宣传，古巴仍然羡慕许多美国的东西。一旦恢复接触，很可能难以限制这种羡慕。据说，古巴人不太喜欢俄国人，而却喜欢美国人。莫斯科必定有些担心，象几年前在埃及一样被从这里赶走。

对美国的友好感情表现为多种形式。当一位女店员得知一位顾客是从华盛顿来的时，她从货架上拿下一瓶菠萝汁，全倒出来。此间最近头条新闻是，美国佬可能来。有些人担心在美国的一个垒球队今年秋天来后在入场观看比赛的问题上会发生骚乱。

华盛顿一度对古巴那么担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奇怪。它毕竟是一个小国，几乎没有什

么资源，存在发展问题，自己单独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卡斯特罗说，没有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古巴人会挨饿。如果说这个国家一度似乎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威胁的话，那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宣传造成的，美国过去对出现卡斯特罗这件事的反应不可谓高明。

因此，此间和华盛顿的许多专家认为，采取一项新的美国政策，过迟了。用国务卿万斯的话说，经济封锁是一个“失败”，而对古巴政治上的孤立也没有明显地有益于美国的目标。华盛顿同北京和莫斯科打交道而不同哈瓦那打交道，似乎不合逻辑。

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恢复关系，就会使美国人在卡斯特罗执政时期回到这里。在卡斯特罗执政时期，古巴政策保有灵活性，如果理论家接替他，那就不可能了。

因此，尽管在古巴人在非洲新的地方突然行动时吉米·卡特很气愤，这种努力还是值得试试。虽然对古巴和对卡斯特罗的相互矛盾的压力意味着相处将不容易，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朝着关系进一步正常化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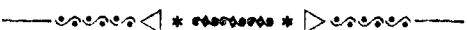
委内瑞拉刊物文章《卡斯特罗可能下台》

说卡特要减少古巴对苏联的依赖，但如果苏不赞成就会拧紧经济螺丝钉，调动其在古巴的走卒来使卡斯特罗不稳定

【本刊讯】委内瑞拉《塞塔》杂志最近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下台》，摘要如下：

卡特政府和佩雷斯（委内瑞拉总统）政府在对加勒比海的政策方面协调并进，这对于加勒比外交界的任何一位观察家来说，都已不是秘密。

佩雷斯总统不顾前总统贝坦科尔特和民主党行动党及全国多数人的观点，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奉行单方面接近的政策——唯一接近的人

——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它的代表在国内无足轻重，大多数外长不注意它。”


然而，美国比其它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更希望看到该组织得到加强，首先使该组织的泛美人权委员会能代替美国国务院来检查这个地区侵犯人权的情况。

华盛顿由于不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谈判、甚至执行其拉美政策，因此似乎甘愿同这个地区的国家进行双边交涉，特别重视同墨西哥和巴西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

就是他。

佩雷斯在就任共和国总统之前是按照这条路线行事的。而从那时起，他开始发展这样一种理论：卡斯特罗追随苏联，只是因为美洲没有为他提供别的选择。佩雷斯已致力于创造这种选择。

古巴驻加拉加斯大使馆，没有促使减少损害佩雷斯总统威望的因素。这个大使馆无耻地致力于打入青年、工会和知识界，甚至通过鼓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何·维·兰赫尔，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做法

——直接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同时，委内瑞拉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四、五名成员受到了苛刻的待遇，无法进行活动，以致有些人没到任就提出辞职，没有一个委内瑞拉外交官愿到那里去。

前总统贝坦科尔特和佩雷斯在古巴问题上立场的对立已屡次由这两位领导人公开化。佩雷斯作出各种让步来诱惑卡斯特罗，贝坦科尔特却不失时机地“反对”这位古巴暴君。

但是，现在情况是，卡特总统似乎也在走佩雷斯总统的道路，他开辟了这样的可能性：在美洲为古巴政权创造选择，目的是减少古巴对苏联的依赖，开始一个使卡斯特罗“铁托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古巴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是同苏联脱离联系。

在这种演变中，美

国和古巴可能互设商务办事处。通过这种办事处，古巴可开始向美国出售一部分糖，从美国获取机器和药品。卡斯特罗可能对这项交易感兴趣，因为苏联购买他的糖和向他出售工业产品的条件是很难忍受的，因此古巴经济陷于其历史的最低水平。

当然，俄国人对这个进程不可能置若罔闻。如果说事态朝着卡特和佩雷斯希望的方向演变，那是因为苏联是赞成这个进程的。否则的话，俄国人就会拧紧经济螺丝钉，调动其在古巴共产党和该国武装部队内的走卒来使卡斯特罗不稳定。因此，古巴在今后两年内发生政治动乱，显然是可能的。

几周后佩雷斯从美国回国途中可能在古巴作一次“技术性停留”。他借此机会同卡斯特罗接触，可能具有卡斯特罗和卡特通过佩雷斯进行联系的性质。这种结合并不奇怪，因为委内瑞拉已充当托里霍斯和美国人之间的联系人。

美《纽约时报》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

《美国政策使拉美国家感到愤怒》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政策使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感到愤怒》，摘要如下：

据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的代表说，卡特总统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使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感到愤怒，原因是这项政策忽视经济问题，而强调人权。

在美国的倡导下，拉美人权的讨论完全支配了本周的美洲国家组织年会，没有留下什么时间来分析许多国家认为对它们的发展极其重要的贸易和其它经济问题。

华盛顿进行人权运动，还使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的政治态度两极分化，使那些认为在对付左派恐怖活动中侵犯人权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同那些本质上赞成较开明的美国观点的政府发生了分裂。

然而，右派军政权和温和派民主政权都表示担心，不仅担心卡特的人权运动导致华盛顿忽视其它泛美问题，而且担心新政府已表明自己在贸易问题上不比其共和党前任开明。

据有资格的观察家说，美国能够单方面确定美国、拉丁美洲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出它继续控制着美洲国家组织这样的地区性机构。

本周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只是在万斯国务卿抵达时才活跃起来，而在他离开后又消沉了。

然而，美国对美洲国家组织是不满意的。一位美国官员说：“美洲国家组织工作得不好，它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机构内部的小问题上。它一周开会两三次，而不讨论任何重要的事情。它有一

美报通讯 《在卡斯特罗的古巴相互矛盾的目标》

文章说，卡斯特罗意识到他的国家的可怕经济困境，因此转向北方，从新朋友那里要点援助；而莫斯科担心象几年前在埃及一样被从这里赶走

外交官说：“卡斯特罗想当制定第三世界政治的伟大设计师。这种性格是根深蒂固的，尽管它常常同古巴本国的利益发生冲突。”

因此，卡斯特罗今年春天周游了非洲，谴责美“帝国主义者”，随后留下古巴军事顾问和其他顾问。

古巴的艰难困苦说古巴实际上经不起这种艰难困苦，看来是不恰当的。普通的古巴人要看病常常必须排两天的队，然而，去年该国六百名医科学校的毕业生中有一百名被派出国。哈瓦那的公共汽车服务业由于许多司机在安哥拉而愈来愈糟。据信，数以百计的古巴青年被打死在那里。

当地居民说，古巴公众对此与其说热心，不如说顺从。然而对卡斯特罗来说，这是一次大的圣战。他吹嘘说，古巴“非常关心对非洲的声援，使帝国主义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党员总是鼓掌，但是是否出于内心呢？

如果卡斯特罗真的想同美国美国的财富

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精明的作法似乎要求卡斯特罗暂时冷静下来。但是，这样的妥协行动，即使是暂时的，也似乎超出这位古巴总理的愿望或能力。

一个原因可能是他的岛的內政。许多长期观察卡斯特罗的人认为，根据东欧严格的理性和官僚的标准，他仍然是一个半心半意的共产党人。不久前，他暗示，他与其说是个共产党人，不如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的党的干部不是如此，他们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受莫斯科路线的训育。专家们认为，这些年青一些的干部更接近苏联的模式——在思想上呆板、保守，对新的主张和政策怀疑。据认为，他们对向华盛顿开放是疑心重重的。

他们控制不了卡斯特罗——他的话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但是，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留意到他们的心愿。苏联的顾问们已建立了一个俄国式的党和政府结构，来限制卡斯特罗的随心

所欲的作风，而这个影响在增长。此间的一个论调是，卡斯特罗最近的非洲之行是设法向古巴党的理论家表明，他对华盛顿所作的姿态不意味着他在出卖事业。

同时，很明显，卡斯特罗完全意识到他的国家的可怕经济困境。糖价下跌。由于干旱、管理不善和缺乏基金，生产停滞。工业担负不起所需的原料和零件。更重要的是，莫斯科显然拒绝提供新的大规模援助。这位总理一定知道，在古巴各地的广告牌和墙上贴着现在为光辉灿烂的明天作出牺牲的革命口号，是对今天严酷的现实的一种嘲弄。

因此，他转向北方，从新朋友那里要点援助。至少，古巴可以从美国购买比别处便宜的食品和其他商品，净省下的钱将是大笔的。如果能得到信贷，那么古巴可能部分恢复它摇摇欲坠的经济。

但是，卡斯特罗在解决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之间的冲突时可能遇到困难，看来政治因素肯

定会延缓向华盛顿的开放，一旦恢复关系，也不时会使关系紧张。

俄国的作用是可能使美古关系复杂的另一个因素。

驻这里的苏联大使声称，他完全赞成古巴对美国的新态度，但是，他的观点必定是矛盾的。经过十八年的反美宣传，古巴仍然羡慕许多美国的东西。一旦恢复接触，很可能难以限制这种羡慕。据说，古巴人不太喜欢俄国人，而却喜欢美国人。莫斯科必定有些担心，象几年前在埃及一样被从这里赶走。

对美国的友好感情表现为多种形式。当一位女店员得知一位顾客是从华盛顿来的时，她从货架上拿下一瓶菠萝汁，全倒出来。此间最近头条新闻是，美国佬可能来。有些人担心在美国的一个垒球队今年秋天来后在入场观看比赛的问题上会发生骚乱。

华盛顿一度对古巴那么担忧，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奇怪。它毕竟是一个小国，几乎没有什

么资源，存在发展问题，自己单独又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卡斯特罗说，没有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古巴人会挨饿。如果说这个国家一度似乎成了整个拉丁美洲的威胁的话，那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宣传造成的，美国过去对出现卡斯特罗这件事的反应不可谓高明。

因此，此间和华盛顿的许多专家认为，采取一项新的美国政策，过迟了。用国务卿万斯的话说，经济封锁是一个“失败”，而对古巴政治上的孤立也没有明显地有益于美国的目标。华盛顿同北京和莫斯科打交道而不同哈瓦那打交道，似乎不合逻辑。

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恢复关系，就会使美国人在卡斯特罗执政时期回到这里。在卡斯特罗执政时期，古巴政策保有灵活性，如果理论家接替他，那就不可能了。

因此，尽管在古巴人在非洲新的地方突然行动时吉米·卡特很气愤，这种努力还是值得试试。虽然对古巴和对卡斯特罗的相互矛盾的压力意味着相处将不容易，但是他的政府还是朝着关系进一步正常化走。

委内瑞拉刊物文章《卡斯特罗可能下台》

说卡特要减少古巴对苏联的依赖，但如果苏不赞成就会拧紧经济螺丝钉，调动其在古巴的走卒来使卡斯特罗不稳定

【本刊讯】委内瑞拉《塞塔》杂志最近一期发表一篇文章，题为《菲德尔·卡斯特罗可能下台》，摘要如下：

卡特政府和佩雷斯（委内瑞拉总统）政府在对加勒比政策方面协调并进，这对于加勒比外交界的任何一位观察家来说，都已不是秘密。

佩雷斯总统不顾前总统贝坦科尔特和民主党行动党及全国多数人的观点，对菲德尔·卡斯特罗奉行单方面接近的政策——唯一接近的人

——是个臃肿的官僚机构，它的代表在国内无足轻重，大多数外长不注意它。”

然而，美国比其它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更希望看到该组织得到加强，首先使该组织的泛美人权委员会能代替美国国务院来检查这个地区侵犯人权的情况。

华盛顿由于不能通过美洲国家组织谈判、甚至执行其拉美政策，因此似乎甘愿同这个地区的国家进行双边交涉，特别重视同墨西哥和巴西保持密切的工作联系。

就是他。

佩雷斯在就任共和国总统之前是按照这条路线行事的。而从那时起，他开始发展这样一种理论：卡斯特罗追随苏联，只是因为美洲没有为他提供别的选择。佩雷斯已致力于创造这种选择。

古巴驻加拉加斯大使馆，没有促使减少损害佩雷斯总统威望的因素。这个大使馆无耻地致力于打入青年、工会和知识界，甚至通过鼓动（争取社会主义运动的）何·维·兰赫尔，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做法

直接干涉委内瑞拉内政。同时，委内瑞拉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四、五名成员受到了苛刻的待遇，无法进行活动，以致有些人没到任就提出辞职，没有一个委内瑞拉外交官愿到那里去。

前总统贝坦科尔特和佩雷斯在古巴问题上立场的对立已屡次由这两位领导人公开化。佩雷斯作出各种让步来诱惑卡斯特罗，贝坦科尔特却不失时机地“反对”这位古巴暴君。

但是，现在情况是，卡特总统似乎也在走佩雷斯总统的道路，他开辟了这样的可能性：在美洲为古巴政权创造选择，目的是减少古巴对苏联的依赖，开始一个使卡斯特罗“铁托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古巴仍然是一个共产党国家，但是同苏联脱离联系。

在这种演变中，美

国和古巴可能互设商务办事处。通过这种办事处，古巴可开始向美国出售一部分糖，从美国获取机器和药品。卡斯特罗可能对这项交易感兴趣，因为苏联购买他的糖和向他出售工业产品的条件是很难忍受的，因此古巴经济陷于其历史的最低水平。

当然，俄国人对这个进程不可能置若罔闻。如果说事态朝着卡特和佩雷斯希望的方向演变，那是因为苏联是赞成这个进程的。否则的话，俄国人就会拧紧经济螺丝钉，调动其在古巴共产党和该国武装部队内的走卒来使卡斯特罗不稳定。因此，古巴在今后两年内发生政治动乱，显然是可能的。

几周后佩雷斯从美国回国途中可能在古巴作一次“技术性停留”。他借此机会同卡斯特罗接触，可能具有卡斯特罗和卡特通过佩雷斯进行联系的性质。这种结合并不奇怪，因为委内瑞拉已充当托里霍斯和美国人之间的联系人。

美《纽约时报》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

《美国政策使拉美国家感到愤怒》

【本刊讯】美国《纽约时报》六月十八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美国政策使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感到愤怒》，摘要如下：

据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的代表说，卡特总统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使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政府感到愤怒，原因是这项政策忽视经济问题，而强调人权。

在美国的倡导下，拉美人权的讨论完全支配了本周的美洲国家组织年会，没有留下什么时间来分析许多国家认为对它们的发展极其重要的贸易和其它经济问题。

华盛顿进行人权运动，还使美洲国家组织内部的政治态度两极分化，使那些认为在对付左派恐怖活动中侵犯人权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同那些本质上赞成较开明的美国观点的政府发生了分裂。

然而，右派军政权和温和派民主政权都表示担心，不仅担心卡特的人权运动导致华盛顿忽视其它泛美问题，而且担心新政府已表明自己在贸易问题上不比其共和党前任开明。

据有资格的观察家说，美国能够单方面确定美国、拉丁美洲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出它继续控制着美洲国家组织这样的地区性机构。

本周的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只是在万斯国务卿抵达时才活跃起来，而在他离开后又消沉了。

然而，美国对美洲国家组织是不满意的。一位美国官员说：“美洲国家组织工作得不好，它把太多的时间花在机构内部的小问题上。它一周开会两三次，而不讨论任何重要的事情。它有一